

漫话

老杂志

谢其章 著



《旅行家》走天下

《足球世界》让人欢喜让人忧

《大众电影》的『流金岁月』

新中国第一刊《人民画报》

《读者文摘》和《读者》

老杂志在拍卖会上的价位

百年历史 尚缺一部中国期刊史

上海沦陷时期杂志过眼录

南京沦陷时期的两本杂志

《天地》之间

《万象》更新

大鱼肚里还有小鱼《茶话》与《美丽》

《世界》刊林的《良友》画报

《论语》的『鬼故事专号』

关露与《女声》

《六艺》、鲁少飞、《文坛茶话图》

丰子恺与《宇宙风》的画缘

漫话

G-1P.2P
X520



谢其章 著



山东友谊出版社

1113/0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漫话老杂志/谢其章著. — 济南: 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0. 4
ISBN 7-80642-297-8

I. 漫… II. 谢… III. 期刊-文化史-史料-中国-现代 IV. G21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5438 号

漫话老杂志

谢其章 著

*

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25 印张 140 千字

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ISBN 7-80642-297-8

K·19 定价: 15.00 元

《漫话老杂志》序

姜德明

随着古旧书刊的日渐稀少，近十多年我已很少进旧书店的门了。平时倒喜欢看别人写的访书记之类的文章，似乎亦可代替逛旧书摊的乐趣。发现人家挖掘到不经见的版本，也很惊喜、羡慕，甚至会引起往日访书时的热情和冲动。对于访求旧书，我也是个乐观派，一向以为是高尚的有益活动。虽然自己年老，有点力不从心了，还是鼓动年轻的书友们无妨腿勤点，积以时日，总会有所收获，难说不会碰到奇遇。

在我新结识的青年书友中，就有本书的作者谢君。他不仅常跑琉璃厂的旧书店，每逢周末还必去潘家园的露天市场，巡访地摊上的书。大约十多年前，中国书店的朋友曾经向我打听，有位姓谢的常买旧杂志，开的书单胃口不小。我说不认识。后来在《燕都》杂志上见他写沦陷时期北京出版的《立言画刊》，猜想他一定是位当时的过来人。不想前年在书市上初见，原来是位在红旗下生长，并在东北插过队的知青。又了解到他的职业既非文科学校的老师，亦非文化出版单位的编辑，曾上过夜大学，纯属业余爱好。我感叹专门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朋友，也很少像他这样热衷于访书和探求资料

的。

谢君的兴趣广泛，还喜欢集邮，侧重的仍是老杂志，包括少人关心的画报，侦探小说期刊。杂志中又聚焦在沦陷时期南北出版的文史杂志。这些都已反映在他写的这本《漫话老杂志》中了。我以为讲到收藏，还是有所侧重才好，泛泛的无所不包只想升值，那是暴发户和贩书者的目光。

本书介绍的杂志，有的我从未见过，如张竞生在1927年办的《新文化》。有的从未听说过，如1939年在北京出版的文艺杂志《学文》。又如周瘦鹃、郎静山合编的《中华画报》，梁得所主编的《大众》画报等，都是值得一记的刊物。可见冷摊有眼，正等待着有心的访客。读这样的书话，犹如在旧书铺里流连，不想终篇。当然，有的题目还有待深化，或求其更加准确。如讲到上海的《古今》杂志，似乎不能不提到主办者朱朴其人，到底他还是有汪伪背景的。谈《杂志》，也不能忘记董乐山先生化名麦耶，在这个刊物上常写精彩的话剧评论。又如谈上海的《茶话》杂志，讲到魏建功先生曾以天行的笔名在这里连载过多篇作家记，我怀疑这是另有其人，同名而已。姑提出有待查考。

我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留心近现代文化史料，喜欢收藏，并提笔写点书话，这对社会是绝对有益的。尽管现在也有人看不起这种行为，以为这是炒冷饭，或在故纸堆中讨生活。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切莫以为只关注眼前推出的有关影视名人私生活的书刊才是趋时和爱护文化。倘如此则文化幸甚，世人更不必担心旧籍之毁灭矣。

2000年2月于北京

目 录

《漫话老杂志》序·····	(1)
北京琉璃厂的“杂志大王”·····	(1)
《集邮》的故事·····	(5)
《旅行家》走天下·····	(9)
楚河汉界话《象棋》·····	(13)
《足球世界》让人欢喜让人忧·····	(16)
《美术》史话·····	(18)
《大众电影》的“流金岁月”·····	(22)
离理想不远的《文艺学习》·····	(26)
《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特刊·····	(32)
《紫禁城》百期琐记·····	(35)
新中国第一刊《人民画报》·····	(41)
《读者文摘》和《读者》·····	(44)
新旧补破·····	(48)
我的杂志世界·····	(51)
我的创刊号世界·····	(57)
《小说月报》竞拍记·····	(62)
《文史》竞拍记·····	(66)

老杂志在拍卖会上的价位	(70)
“发刊辞”拾萃	(77)
刊名万花筒	(82)
刊林散叶	(86)
文坛登龙 杂志为径	(92)
集刊抛砖录	(97)
百年历史 尚缺一部中国期刊史	(104)
杂志装帧艺术谈	(107)
北平沦陷时期杂志过眼录	(116)
上海沦陷时期杂志过眼录	(125)
南京沦陷时期的两本杂志	(134)
台湾杂志撷拾	(138)
香港杂志散记	(143)
香港的读书杂志	(150)
《天地》之间	(154)
闲话《古今》	(160)
《杂志》杂谈	(165)
《大众》话语	(170)
《万象》更新	(174)
《春秋》逸语	(178)
美哉!《中华》	(182)
大鱼肚里还有小鱼——《茶话》与《美丽》	(186)
一本叫《孟姜女》的杂志	(190)
侦探杂志漫话	(193)
享誉世界刊林的《良友》画报	(198)
《论语》的“鬼故事专号”	(203)

《宇宙风》的“北平特辑”	(208)
大涛之微涓 巨响之先声——“五四”新文学期刊风 云录	(213)
张竞生与《新文化》月刊	(218)
珍藏过去的老舍	(223)
鲁迅与杂志	(227)
关露和《女声》	(235)
八道湾的钓鱼迷	(240)
金受申与《立言画刊》	(245)
《六艺》、鲁少飞、《文坛茶话图》	(249)
妙笔生花八十春——记“补白大王”郑逸梅	(254)
寻访随风飘走的张爱玲	(259)
丰子恺与《宇宙风》的画缘	(263)
张静庐和“杂志公司”	(270)
梁得所和《大众》画报	(276)
叶灵凤与藏书票	(280)
人鬼阴阳史有情	(285)
后记	(287)

北京琉璃厂的“杂志大王”

北京琉璃厂，辽代时不过是城外一小乡村，元代于此地建琉璃窑，才有了今天这个天下尽知的名字。而琉璃厂以书肆一条街闻名远近，那是清乾隆年以后的事，风风雨雨几百年，热热闹闹有过，冷冷清清有过，其间多少秘闻多少传奇恐怕谁也说不清了。

琉璃厂店铺林立，不乏几百年的老字号，光看看那些名人的题匾，也够人发一番思古之幽情的感叹。琉璃厂以书铺为主，另外古玩铺、字画店、文具店、笺纸店杂处其间。各家书铺在经营上各显其能，各具特色，这里既有资金薄厚的原因，也有店铺老板学识高低的原因，还有就是社会读书风气转变带来经营上的变革，琉璃厂东街的松筠阁就出了一位“杂志大王”。

松筠阁开设于光绪年间，主人刘际唐，河北衡水人。刘为人处事正直、机敏，又不辞辛劳，所以店内的徒弟都很敬重他。刘际唐的徒弟魏广洲后来回忆师傅时讲道：刘际唐在30年代结识了一个叫松村太郎的日本人，此人是《顺天时报》的编辑，常来松筠阁买古书，穿着中式长袍马褂，戴着礼帽，满口中国话，专门替日本书商搜罗中国古版本书。每次他都是下午

来,喜欢吃北京的炸酱面、喝绍兴黄酒,每饮必一斤,与刘际唐共饮,刘喝老白干,固定每饭二两,各喝各的。有时俩人上春华楼吃南味馆子,或去煤市街吃山东风味富源楼。松村太郎还不时拿出两块钱,当时可买十斤牛肉,请大伙吃炖牛肉,这也是他的交际手段。有一次在富源楼吃饭,席间,松村太郎叫刘际唐把他的二徒弟张子兴辞掉,因为他与张有些摩擦,并暗示如不同意从此不再介绍生意,也不再登松筠阁大门。刘际唐宁可丢掉生意也不愿受日本人摆布,松村太郎很生气,从此断绝了和刘际唐松筠阁的关系,转去隆福寺文殿阁做生意了。

刘际唐去世以后,松筠阁交其长子刘殿文经营。此时北平沦陷,琉璃厂生意清淡。刘殿文迫于生计,只好另辟蹊径,专营杂志,在这条街上算得上独此一家,又逢新文艺期刊出版的旺盛期,以前刘殿文也曾留意过杂志,所以还可以支撑住门脸。刘殿文不但继承父业,其秉性也一如其父,日伪时期,进步期刊不让卖,刘殿文就把那些容易招来杀身之祸的杂志放在书架的后排,前面挡上一些不犯禁的书刊,遮人耳目,巧妙地与敌伪周旋。

刘殿文不辞辛苦,每日天不亮即去晓市鬼市“抓货”,一般书商对破旧杂志根本看不上眼,由于旧杂志进价低,从中整理配齐出一整套首尾相接的老杂志,卖出去,利润相当可观。久而久之,干出了名堂,琉璃厂书肆的同行就送给刘殿文一个绰号——“杂志大王”。刘殿文对杂志非常感兴趣,平时特别留意,随见随录,日积月累,最后以笔画为序,装订成12册《中国杂志知见目录》,读书界只知孙殿起的《贩书偶记》,哪知卖杂志也弄出了一本目录呢。

解放后,公私合营,松筠阁并入中国书店,刘殿文任中国

书店期刊门市部主任，每周一次，在店内讲授杂志的目录学。松筠阁也继续专营杂志业务。1963年《北京晚报》曾有记者撰文“万种杂志任君选配”，记叙松筠阁的经营特色。“文化大革命”后，松筠阁的传统慢慢消失殆尽，与别的书店没什么两样了。

刘殿文之子刘广振被业内人士称为新一代的“杂志大王”，记忆力极强，对建国前的各种杂志，烂熟于心，一清二楚。新文学版本藏书家唐弢、姜德明都从刘氏父子那得到过许多帮助，搜寻到许多稀见期刊。余生亦晚，虽性嗜杂志，无缘识得第一代“杂志大王”，只与第二代“杂志大王”刘广振老人有过一点交往。

十几年前，我开始对年代久远的老杂志产生浓厚的兴趣，常常逛琉璃厂，探寻搜集解放前杂志的门径，从而结识海王邨古旧书店的钟师傅。钟师傅对我厚待有加，我递上所需期刊的目录，隔上一段时间，他总能给我配来一些。书店里没有的杂志，钟师傅就拿着我的书单去总店里配，时间久了，我才知道在总店那里是刘广振老人给我“按单索刊”的，每回都有一张详细的清单，写明刊名、卷别、期数，一丝不苟，极为认真。在落满灰尘的书堆中，一本一本翻腾旧杂志，是个苦活，干的时候要带着口罩。几年过去了，我通过“杂志大王”之手买过不少老杂志，却从未见过老人一面，心中总觉得欠了人情。有一天，我终于找了个借口进了戒备森严的中国书店总店书库，到了二楼，人家拦着不让再往里走了，我解释说就为了看一眼刘广振老人，那人指着一间堆满书刊的屋子里的一位埋首书案的老人对我说：“那就是刘广振。”老人年过古稀，满头银发，伏案理书。我隔着玻璃窗看着老人的侧影，没有打招呼，我只不过是无数买书人中的一个罢了，心中满怀谢意。

前年,听说刘广振老人也走了,几代关于“杂志大王”的故事结尾了。每当夜深人静,拿出心爱的老杂志翻翻,随便读上几段,眼前总会浮现出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老人的那种情景。琉璃厂还在,卖书人还在,但“杂志大王”永远走了。



《集邮》的故事

人总要有一点爱好,爱的深了,就叫嗜好、癖好、痴迷。养花养鸟,郊游垂钓,集邮藏书,甚而打几圈麻将下几盘棋也可算爱好。明代大玩家张岱云:“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把有没有爱好当做交友的标准,话说得绝对了点,但在提倡培养个人生活情趣上还是很有道理的。

张岱怕的是没有雅好的朋友,可是爱好太广太多也是苦恼之事,人的财力精力有限,凡是好玩的地方都伸上一脚,势必玩不长也玩不精。先前,我的爱好就多,但最后坚持下来的只有收藏书刊和集邮了,这两个爱好也许将伴随一生了。

算起来,我的集邮史比藏书刊史要长,以前光注意邮票,忽略了邮刊,其实集邮杂志对提高邮识极有助益。我国发行量最大的《集邮》是我搜集的第一种邮刊。

《集邮》创刊于1955年1月,1966年6月停刊,1980年复刊,发行量达几十万册,是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邮刊。复刊后的《集邮》集全并不困难,年代近,数量多,可是搜求“文革”前12年所出的125期老《集邮》就不那么容易了。那个年代,家家生活都不富裕,集邮只攒信销票,大套票像黄山、牡丹、金鱼

集郵

1
1955



十几枚一套的,有几枚就知足了,甭想收齐整套。《集邮》每期的发行数只有现在的十几分之一,留存至今的也破烂不堪,要攒就攒品相好的,所以这 125 期《集邮》好长时间也没配齐。

一天,听书友讲,琉璃厂某家个体书铺有此 125 期《集邮》出售,飞奔而去,有是有,开价太高,我犹豫了,犹豫的原因还有就是这套《集邮》不齐整,有散本、有合订本、有盖公章的、有私人乱涂乱画的,一望而知是拼凑成全套的,但毕竟是全份,机会难得,老板又让了点价,最终还是买了回来。虽然买回来,但不满意,总想瞅个机会再买一套更好的把它替换了。

怀里揣着这么个想法逛邮市,又多了个目标,连配所缺邮票捎带注意老《集邮》,相熟的邮摊都知道我在找什么。常来常往,机会终于来了,结识的一位老邮友,表示愿意把自存的老《集邮》整套转让给我,也许是观察已久,又是半熟脸,老邮友约我去他家取杂志,他保存得真仔细,一年一个大牛皮纸袋,跟新的似的。唯一的缺憾就是开价和琉璃厂的书商一样高,但这次我没犹豫也没还价,成交了。

小心翼翼地捧回家,晚上在灯下又细细地查看一遍,看看有无缺页和“开天窗”的地方,以前有过教训,挺好看的杂志有人就把好看的图片剪掉了,收藏残疾了的杂志是块心病。

两套《集邮》压在手,也不是个事,我又把前一套转让了出去,有的人不那么在乎书的品相好坏,能查查资料就行,可我不行,在这方面我是“唯美主义”者。

如愿之后,乐了好久。正巧新一期《集邮》上有“征文启事”一纪念《集邮》创刊四十周年。我马上把自己的故事写下来,寄了出去,当时也就是想抒发一下高兴劲,没想到征文中选了!《集邮》编辑部还邀请我去参加“四十周年刊庆”座谈会。兴冲

冲去了，一屋子人，都是集邮专家和邮坛老前辈，只我一名读者代表，论邮史我比人家差远了，唯一的资本就是一整套品相上佳的老《集邮》。《集邮》编辑部为了刊庆，刚刚从民间征集了一套，放在桌上，品相差多了。能一下子认识这么多邮坛名人，机会难得，我请他们一一签名留念。中央电视台专门为刊庆拍了短片，也让我说几句，平生第一次上镜，结结巴巴，语无伦次，拍了两遍还觉得紧张。他们说我讲得不错，我心里明白那是客气话。电视片播放时，我没看到，有熟人看到了，说比播音员差远了，这是实话。

《旅行家》走天下

人生一世，能与一二好友结伴出游，游祖国的名山大川，访世界几大奇迹，游哉游哉，真是开心事。想法不错，真正能足迹遍天下的人太少了。明代著名旅行家徐霞客毕其一生的努力也只不过游了小半个中国，倒是他的游记写得十分好，叫人有如临其境之感，好像也随着他一块跋山涉水，风餐露宿一般。

古时文人词多，管不出门而读尽天下风景的方法称之为“卧游”，出不去走不动的只能“卧游”，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境界。《宋书》宋炳传：“有疾还江陵，叹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难遍睹，唯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图之于室。”又老又病，看图代游。古人善画者多，一幅山水悬挂室内，神游也，元代画家倪瓒有诗云：“一畦杞菊为供具，满壁江山入卧游。”本人就是画家，那就更省事，自画自赏，天下美景可尽收眼底。

现代经济发达了，个人收入多了，闲暇功夫也多了，交通更方便，胆大的坐飞机；火车提速，朝发而夕至；长途汽车，豪华大轿车倍儿舒坦；轮船呢，千里江陵一日还。有好心情，抬脚就出门吧。